

新发现的王国维《优语录》增订本

陈 艳 军

《优语录》是王国维辑录的研究宋元戏曲史的资料汇编,作于1909年,刊于上海《国粹学报》第六十三至六十六期,后收入罗振玉主编的《海宁王忠愍公遗书》、赵万里主编的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以及今人所编《王国维戏曲论文集》等书中。《优语录》旧序云“辑优人戏语为一篇”,而王国维1913年1月所作《宋元戏曲考序》则称“乃成《优语录》二卷”。近日翻检日本人在沈阳编辑发行的《盛京时报》,发现1914年6、7月间连载《优语录》,上卷署名“词山”,下卷署“海宁王国维”。和通行本比勘,发现多有溢出,应是《优语录》的增订本。自序亦有所修订,日期由原本的“宣统改元冬十月”改为“宣统改元冬十二月”。当是《优语录》送交《国粹学报》刊载后,王国维重作增订。旧序云“俟他日补之”,或许非即增补于两个月后。王国维旅居日本,适逢《盛京时报》约稿,遂付以增订本《优语录》。这个《盛京时报》本《优语录》几十年来一直未见著录,新近出版的袁英光、刘寅生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也没有载记。而王国维这个笔名“词山”,亦未见有道及者。因此特地将增订部分辑出,并加雠校,施以新式标点。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,对王国维的研究,尤其是对正在编辑的《王国维全集》,相信不无小补。

元钱唐王晔日华辑古代优人讽谏语若干条,曰《优谏录》,杨维桢为之序,今其书不传。余览唐宋史、小说,复辑优伶戏语

为一编。顾编辑之意，稍与晔殊。盖优人俳语，大都出于演剧之际，凡戏剧之渊源与结构及其变迁之迹，可以考焉，非徒其辞之足以裨治道而供谐笑而已。吕本中《童蒙训》曰：“作杂剧者打猛诨入，却打猛诨出。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谓杂剧全用故事，务在滑稽。则知古代杂剧，全以诙谐为主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谓内殿杂戏，为有使人预宴，不敢深作谐谑，则无使人可知矣。兹录之作，所以存最古之戏剧。上卷专录剧语，下卷则优人之语，不关戏剧者亦附焉。若其囿于闻见，不遍不赅，则俟异日补之。宣统改元冬十二月写成记。（载奉天《盛京时报》大正三年（1914）六月十三日。以下只著月日）

崔公铉之在淮南，尝俾乐工集其家童，教以诸戏。一日，其乐工告以成就，且请试焉。铉命阅于堂下，与妻李坐观之。童以李氏妒忌，即以数童衣妇人衣，曰妻曰妾，列于旁侧。一童则执简束带，旋辟唯诺其间，张乐命酒，不能无属意者，李氏未之悟也。久之，戏愈甚，悉类李氏平昔所尝为。李氏虽少悟，以其戏偶合，私谓不敢而然，且观之。童志在发悟，愈益戏之。李果怒，骂之曰：“奴敢无礼！吾何尝如此？”童指之，且出曰：“咄咄！赤眼而作白眼讳乎？”铉大笑，几至绝倒。（唐无名氏《玉泉子真录》）
(六月十六日)

徐知训在宣州，聚敛苛暴，百姓苦之。入覲侍宴，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。傍一人问谁，对曰：“我宣州土地神也。吾主入覲，和地皮掘来，故得至此。”（郑文宝《江南余载》卷上）
(六月十七日)

张崇帅庐州，人苦其不法。因其入覲，相谓曰：“渠伊必不来矣。”崇闻之，计口征渠伊钱。明年又入覲，人不敢交语，唯

道路相目，捋须为庆而已。崇归，又征捋须钱。其在建康，伶人戏为死获谴者，曰：“焦湖百里，一任作獭。”（郑文宝《江南余载》卷上）（六月十七日）

按：张崇，五代时人。仕吴，官至庐州观察使。为官不法，为民患二十余年。

景祐末，诏以郑州为奉宁军，蔡州为淮康军。范雍自侍郎领淮康节钺，镇延安时，羌人旅拒。戍边之卒，延安为盛。有内臣庐押班者钤辖，心常轻范。一日，军府开宴，有军伶人杂剧，称参军梦得一黄瓜，长丈余，是何祥也？一伶贺曰：“黄瓜上有刺，必作黄州刺史。”一伶批其颊，曰：“若梦见镇府萝卜，须作蔡州节度使。”范疑庐所教，即取二伶杖背，黥为城旦。（江少虞《皇朝类苑》卷六十四引《倦游杂录》）（六月十七日）

熙宁九年太皇生辰，教坊例有献香杂剧。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，伶人丁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，僧善入定。或诘其出神何所见。道士云：“近曾出神至大罗，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，孰视之，乃本朝韩侍郎也，手捧一物。窃问旁立者，云：‘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。’”僧曰：“近入定到地狱，见阎罗殿侧，有一人衣绯垂鱼。细视之，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，手中亦擎一物。窃问左右。云：‘为奈何水浅献图，欲别开河道耳。’”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，百姓苦之，故伶人有此语。（宋无名氏《续墨客挥麈》卷五。江少虞《皇朝类苑》卷六十五引此条作《倦游杂录》）（六月十八日）

按：丁仙现，又有写作丁线现、丁线见、丁先现。北宋神宗时艺人，曾任教坊使，长于讽刺诙谐，能歌舞。因嘲讽变法而触怒王安石，赖神宗保免。

熙宁间，王介甫行新法，欲用人材。或以选人为监司，赵

济、刘谊皆雄州防御推官，提举常平等事，荐所部官改官，而举将自未改官。盖用才不限资格，又不欲便授品秩，且惜名器也。其时多引人上殿。伶人对上作俳，跨驴直登轩陛，左右止之，其人曰：“将谓有脚者尽上得。”荐者少沮。（朱或《萍洲可谈》卷三）（六月十九日）

王荆公改科举，暮年乃觉其失。曰：“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。”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，而不解义，正如学究诵注疏尔。教坊杂戏，亦曰“学《诗》于陆农师，学《易》于龚深之”。盖讥士之寡闻也。（陈师道《谈丛》卷一）（六月二十日）

王德用为使相，黑色，俗号黑相。尝与北使伴射，使已中的，黑相取箭焊头，一发破前矢。俗号劈筈箭。姚麟亦善射，为殿帅十年，伴射，常蒙奖赐。崇宁初，王恩以遭遇处位殿帅，不习弓矢，岁岁以伴射为窘。伶人对御作俳。先一人持一矢入，曰：“黑相劈筈箭，售钱三百万。”又一人持大矢入，曰：“老姚射不输箭，售钱三百万。”后二人挽箭一车入，曰：“车箭都卖一钱。”或问：“是何人家箭，价贱如此？”答曰：“王恩不及垛箭。”（朱或《萍洲可谈》卷三）（六月二十一日）

崇宁铸九鼎，帝鼎居中，八鼎各镇一隅。是时行当十钱。苏州无赖子弟冒法盗铸。会浙中大水，伶人对御作俳：“今岁东南大水，乞遣彤鼎往镇苏州。”或作鼎神附奏云：“不愿前去，恐一例铸作当十钱。”朝廷因治章綖之狱。（朱或《萍洲可谈》卷三）（六月二十一日）

宣和间，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，自为优戏。上作参军，趋出，攸戏上曰：“陛下好个神宗皇帝。”上以杖鞭之，云：“你也好

个司马丞相。”(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二十) (六月二十五日)

按:蔡攸(1077—1126),字居安,蔡京子。

高宗时,饕人爇馄饨不熟,下大理寺。优人扮两士人相貌,各问其年。一曰甲子生,一曰丙子生。优人告白,此二人皆合下大理。高宗问故,优人曰:“饺子饼子皆生,与馄饨不熟者同罪。”上大笑,赦原饕人。(刘绩《霏雪录》) (六月二十五日)

金人自侵中国,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。绍兴间,有伶人作杂戏,云:“若要胜金人,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。且如金国有粘罕,我国有韩少保;金国有柳叶枪,我国有凤凰弓;金国有凿子箭,我国有镞子甲;金国有敲棒,我国有天灵盖。”人皆笑之。(张知甫《可书》) (六月二十五日)

绍兴间内宴,有优人作善天文者,云:“世间贵官人,必应星象,我悉能窥之。法当用浑仪,设玉衡。若对其人窥之,则见星而不见人。玉衡不能卒办,用铜钱一文亦可。”乃令窥光尧,云帝星也;秦师垣,曰相星也;韩蕲王,曰将星也。张循王,曰不见其星。众皆骇,复令窥之,曰:“中不见星。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。”殿上大笑。俊最多资,故讥之。(见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十二。不知其所本) (六月二十七日)

袁彦纯尹京师,专一留意酒政。煮酒卖尽,取常州宜兴县酒,衢州龙游县酒,在都下卖。御前杂剧,三个官人,一曰京尹,二曰常州太守,三曰衢州太守。三人争坐位。常守让京尹曰:“岂宜在我二州之下?”衢守争曰:“京尹合在我二守之下。”常守问云:“如何有此说?”衢守云:“他是我两州拍户。”宁庙亦大笑。(《贵耳集》卷下) (七月四日)

史同叔为相日，府中开宴。用杂剧，人作一士人。念诗曰：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”旁一士人曰：“非也！满朝朱紫贵，尽是四明人。”自后相府有宴，二十年不用杂剧。（《贵耳集》卷下）
（七月四日）

丁大全作相，与董宋臣表里。（中略）一日内宴，一人专打锣，一人扑之曰：“今日排当，不奏他乐，丁丁董董不已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方今事皆丁董，吾安得不丁董！”（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。不审所本）
（七月七日）

按：董宋臣（？—1260），宋宦官。深得理宗宠爱，无恶不作，人称董阎罗，与丁大全狼狈为奸。故优人以丁董戏之。

至元丙子，北兵入杭，庙朝为虚。有金姓者，世为伶官，流离无所归。一日，道遇左丞范文虎。向为宋殿帅时，熟其为人，谓金曰：“来日公宴，汝来献伎，不愁贫贱。”如期往，为优戏。作诨云：某寺有钟，寺僧不敢击者数日。主僧问故，乃言钟楼有巨神，神怪不敢登也。主僧亟往视之，神即跪伏投拜。主僧曰：“汝何神也？”答曰：“钟神。”主僧曰：“既是钟神，何故投拜？”众皆大笑。危为之不怪，其人亦不顾，识者莫不多之。（仇远《稗史》）
（七月八日）

按：范文虎。宋时成都人。贾似道心腹。宋理宗景定中为左领卫大将军。度宗咸淳中迁至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后不战以城降元。钟神、忠臣杭音相同。

宪庙时，太监阿丑善诙谐，每于上前作院本（杂剧也），颇有方朔谏諫之风。时汪直用事，势倾中外。丑作醉人酗酒。一人佯曰某官至，酗骂如故。又曰驾至，酗亦如故，曰：“汪太监来

矣！”醉者惊迫帖然。旁一人曰：“天子驾至不惧，而惧汪直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知有汪太监，不知有天子也。”自是直宠渐衰。直既去，党人王越、陈钺尚在。丑作直持双斧，趋踰而行。或问故，答曰：“吾将兵惟杖此两钺。”问钺何名，曰：“王越、陈钺也。”后二人以次坐谪（《明史·宦官传》语略同，唯以此事为在汪直未去时）。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，役兵治私第。丑作儒生诵诗曰：“六千兵散楚歌声。”一人曰八千兵散。争之不已。徐曰：“尔不知耶？二千兵在保国公家盖房。”于是宪庙密遣太监尚明察之。保国即撤兵，赂尚明，乃止。成化末年，刑政颇弛。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，命精择之。得一人，问其姓名，曰公论。主者曰：“公论如今无用。”次一人，问其姓名，曰公道。主者曰：“公道亦难行。”最后一人曰胡涂。王者首肯曰：“胡涂如今尽去得。”宪庙微哂而已。（《纪录汇编》卷一百九十七《文林琳琅漫钞》）（七月九日）

按：阿丑，明宪宗时优阉。汪直，明成化时御马监太监，权倾内外，屡兴大狱，仇杀诬陷，无所不为。

嘉靖初年，议大礼，议孔庙，议分郊，制作纷纷。时郭武定家优人于一贵戚家打院本，作一青衿，告饥于阙里。宣尼拒之曰：“近日我所享笾豆，尚被减削，何暇为汝口食谋？汝须诉之本朝祖宗。”乃入太庙，先谒敬皇帝。曰：“朕已改考为伯。烝尝失所，况汝穷措大？受馁，固其宜也。盍控之上苍？庶有感格。”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陈词。天帝曰：“我老夫妇二人，尚遭仳离。饔飧先后，不获共歆；下方寒峻，且休矣！”盖皆举时事嘲弄也。一座皆惊散。武定本助议礼者，闻之大怒，且惧召祸，痛治其优，有死者。（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六）（七月十日）

——以上为上卷

元宗问黄幡绰：“是物儿得人怜。是物儿者，犹何人儿也？”对曰：“自家儿得人怜。”时杨妃号安禄山为子，肃宗在东宫，常危惧，上俯首久之。上又尝登北楼望渭，见一醉人临水卧，问左右是何人，左右不对。幡绰曰：“是年满令史。”又问曰：“尔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更一转，入流。”上大笑。上又与诸王会食，宁王喷饭，直及上前。上曰：“宁哥何故错喉？”幡绰曰：“此非错喉，是喷帝。”或曰：郑滁州胪于曲江，见令史醉卧池岸，云：“更一转，入流。”又开元中，上与内臣作“历日令”。高力士挟大戟，置黄幡绰口中曰：“塞穴吉。”幡绰遽取上前叵罗，内靴中。走下曰：“内财吉。”上欢甚，即赐之。上好击球，内厩所养马，犹未甚适。与幡绰语曰：“吾欲良马久矣，谁能通马经者？”幡绰奏：“臣能知之，今丞相悉善马经。”上曰：“吾与丞相言政事外，悉究其旁学，不闻有通马经者，尔焉知之？”幡绰曰：“臣每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，是必能通知。”上大笑。又黄幡绰滑稽不穷，尝为戏。上悦，假以绯衣。忽一日佩一兔尾，上怪问，答曰：“赐绯毛鱼袋。”上谓曰：“鱼袋，本朝官入阁合符，方佩之，不为汝惜。”竟不赐。（王谔《唐语林》卷五）

（七月十一日）

按：黄幡绰，唐优人。玄宗开元初入宫中，侍玄宗逾三十年，性滑稽，善嘲谑。安史乱后陷于叛军，被胁从出入左右。乱平被拘，玄宗怜而释之。

呼妻父为太山，一说云泰山有丈人峰，一说云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，三公以下，例进一阶。张说为封坛使，说婿郑鉴以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，兼赐绯。因大酺宴，明皇讶问之，无可对。伶人黄幡绰奏曰：“此泰山之力也。”（晁说之《客语》）

（七月十二日）

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，以驼马载珍玩自随。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，谓黄幡绰曰：“铃声颇似人言语。”幡绰对曰：“似言‘三郎郎当，三郎郎当’。”明皇愧且笑。（《鹤林玉露》卷六）

（七月十二日）

李实奏不旱，由是租税皆不免。人穷无告，乃彻屋瓦，卖麦苗以供赋敛。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曰：“秦地城池二百年，何期如此贱田园！一顷麦苗五硕米，三间堂舍二千钱。”如此语有数十篇，实以为诽谤。德宗遽令杖杀此优。（孔平仲《续世说》卷六）

（七月十二日）

按：唐德宗贞元二十年，关中大旱，京兆尹李实奏不旱，由是不免租税，百姓彻屋瓦卖田苗以供赋敛。

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，上宴群臣于麟德殿。是日，杂戏人弄孔子。帝曰：“孔子古今之师，安得侮黷？”亟命驱出。（《旧唐书·文宗本纪》）

（七月十二日）

徐氏之专政也，隆演幼懦，不能自持，而知训尤凌侮之。尝饮酒楼上，命优人高贵卿侍酒，知训为参军，隆演鹑衣髻髻为苍鹘。（《五代史·吴世家》）

（七月十六日）

徐知训怙威骄淫，调谑王，无敬畏之心。尝登楼狎戏，荷衣木简，自称参军令。王髻髻鹑衣，为苍头以从。（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下引《吴史》）

（七月十六日）

《南唐近事》云：金陵建国之初，军储未实，关市之利，敛率尤繁，农商苦之而莫达于上。时属近甸，亢旱日久，祈祷无应。上他日举觞苑中，宣示宰臣曰：“近京三五十里，皆报雨足，独

京城不雨,何邪?得非狱市之间,冤枉未伸乎?”诸相未及对,申渐高历陛而进曰:“雨惧抽税,不敢入京。”上因是悟之。翊日,下诏停一切额外税。信宿之间,膏泽告足。故知优旃漆城、那律瓦衣,不为虚矣。又《江南野录》载李家明从嗣主游后苑,登于台观,盛望钟山雨,曰:“其势即至矣!”家明对曰:“雨虽来,必不敢入城。”嗣主怪而问之,家明曰:“惧陛下重税。”嗣主曰:“不因卿言,朕不知之。”遂令榷务半而征之。余尝考二说,大同小异。然《近事》以为国初,《野录》以为嗣主,《近事》谓申渐高,《野录》谓李家明。其不同如此。(宋黄朝英《靖康缙素杂记》卷七) (七月十六日)

按:五代时优人申渐高,为教坊长时恰逢赋税重,京畿旱。渐高以“雨惧抽税”谏上,上悟,遂免一切额外税。优旃,秦朝优人,侏儒,善用笑言讽谏。秦始皇欲扩大苑囿,二世欲用漆涂城,都因其讽谏而止。

王感化善讴歌,声韵悠扬,清振林木。元宗嗣伯尝乘醉命感化奏《水调词》。感化唯歌“南朝天子爱风流”一句,如是者数四。元宗辄悟,叹曰:“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,不当有銜璧之辱也。”感化由是有宠。(《南唐书》) (七月十七日)

按:王感化,五代时人,善讴歌,犹善为词。李煜即位,曾因词优赏之。《南唐近事》以此事属杨花飞。

元宗留心内宠,宴私击鞠无虚日。尝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词》进酒。花飞惟唱“南朝天子好风流”一句,如是数四。上悟,覆杯赐金帛。(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四引《南唐近事》)

(七月十七日)

杨文公《谈苑》载伶人王感化,少聪敏,未尝执卷,而多识故实,口谐捷急,滑稽无穷。会中主引李建勋、严续二相游苑

中，适见系牛于株枿上。令感化赋诗，应声曰：“曾遭宁戚鞭敲角，几被田单火燎身。独向残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何人！”因以讥二相也。又中主徙豫章，浔阳遇大风。中主不悦，命酒独酌。指北岸山问舟人，云皖公山，愈不悵。感化独前献诗曰：“龙舟万里驾长风，汉武浔阳事正同。珍重皖公山色好，影斜不落寿杯中。”中主大悦，赐束帛。余读《江南野录》载李家明事当嗣主时为乐部头，能滑稽，善讽谏，亦载二诗。首尾大同小异。诛牛诗曰：“曾遭宁戚鞭敲角，又被田单火燎身。间背斜阳嚼枯草，近来问喘更无人！”龙舟诗曰：“龙舟轻飏锦帆风，正值宸游望远空。回首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到寿杯中。”嗣主因恻，俯首而过。《谈苑》以感化为建州人，《野录》以家明为庐州人，《谈苑》谓中主，《野录》谓嗣主，未详孰是。（《靖康缙素杂记》卷七）

（七月十七日）

至道二年重阳，皇太子诸王宴琼林苑，教坊以夫子为戏。宾客李至言于东朝曰：“唐太和中，乐府以此为戏追赏，遽令正之，笞伶人以惩失礼。鲁哀公以儒为戏，尚不可，况敢及先圣乎？”东朝惊叹，白于上而禁止之，此戏遂绝。（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十二引杨文公《谈苑》）

（七月十八日）

陈文惠善八分书，点画肥重，自是一体。世谓之堆墨书，尤宜施之题榜。镇郑州日，府宴。伶人戏以一幅大纸，浓墨涂之，当中以粉笔点四点。问之：“何字也？”曰：“堆墨书田字。”文惠大哂。（《澠水燕谈录》卷十）

（七月十八日）

元祐间，伶人丁线现教坊长，以谐俳称。宰相新拜，教坊长副庭参。即事打一俳戏之语，赐绢五匹，盖故事也。元祐年吕汲公忠宣拜相，日以任重为忧。容色愁厉，未尝少解。丁生及

副丁石参谢忠宣。丁线见言曰：“饿杀乐人也，相公！”丁石曰：“今时和岁丰，朝野欢乐，尔何饿为？”线见指忠宣而言曰：“是他，著这几个，好打閤趁浪，我辈衣食何患！”忠宣亦为一嗤。（范公偁《过庭录》）（七月二十一日）

丁石，举人也，与刘莘老同里。发贡，莘老第一，丁第四，丁亦才子也。后失途，在教坊中。莘老拜相，与丁线见同贺莘老。莘老以故不欲庭辱之，乃引见于书室中，再三慰劳丁石。丁石曰：“某忆昔与相公同贡，今贵贱相去如此，本无面见相公。又朝廷故事，不敢废，诚负惭汗。”线见因自启相公曰：“石被相公南巷口头掷下，至今赶逐不上。”刘为大笑。（范公偁《过庭录》）（七月二十一日）

伶人丁先现者，在教坊数十年，每对御作俳，颇议正时事。尝在朝门，与士大夫语曰：“先现衰老，无补朝廷也。”闻者哂之。（《萍洲可谈》卷三）（七月二十二日）

杨鼎臣大夫尝为余言：绍圣间在成都，见提举茶马官，以课羡赐五品衣鱼。府中开宴，俳优口号，有“茶牙人赐绯”之句，当时颇怒其妄发，亦答之。小人中有冷眼，最不可欺。（《萍洲可谈》卷三）（七月二十二日）

（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，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，不徒为谐谑，往往因以达下情。故仙现亦时时效之。非为优戏，则容貌俨然，如士大夫）绍圣初，修天津桥，以右司员外郎贾种民董役。种民时以朝服坐道傍，持挝，亲指麾役工。见者多非笑。一日桥成，尚未通行，仙现适至。素识种民，即诃止之曰：“吾桥成，未有敢过者。能打一善诨，当使先众人。”仙现

应声云：“好桥好桥！”即上马，急趋过。种民以为非诨，使人亟追之，已不及。久方悟其讥己也。（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下）

（七月二十二日）

按：括号内部分为通行本所收，余则为王国维增补。此条讥讽种民朝服持挝，桥边督工的形象。

崇宁初，大乐阙征调，有献议请补者，并以命教坊燕乐，同为之大使。丁仙现云：“音已久亡，非乐工所能为，不可以意妄增，徒为后人笑。”蔡鲁公亦不喜。蹇授之尝语予云：“见元长屡使度曲，皆辞不能，遂使以次乐工为之。”逾旬献数曲。即今《黄河清》之类，而声终不谐，末音寄杀他调。鲁公本不通声律，但果于必为，大喜，亟召众工，按试尚书少庭，使仙现在旁听之。乐阙，有得色，问仙现如何。仙现徐前，环顾坐中曰：“曲甚好，只是落韵。”坐客不觉失笑。（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）

（七月二十三日）

永州张子秀发才云：“昔人皆有所祖述，如廉颇慕蔺相如，近世如韩持国祖述晏公之类。蔡京祖述教坊丁仙现，无所不为，以取人主一解颜而已。”（曾纡《南游纪旧》）

（七月二十三日）

徽宗幸迎祥池，见栏槛间丑石，顾问内侍杨戩曰：“何处得之？”戩云：“价钱三百万，是戩买来。”伶人焦德进曰：“犹自似戩也。”上大笑。（张知甫《可书》）

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景定五年，明堂礼成，恭谨太乙宫，赐宴斋殿。教坊伶优举经语以戏。刑部侍郎徐复引孔道辅使契丹责以文宣为戏故事，请诚乐部，无得以六经前贤为戏。予读东坡《通守杭州寄吕微仲》诗自注：“杭有伶人，善学吕，”

（下转第 240 页）

⑳南陵徐乃昌影印宋明州刻本《徐文公集》，民国间刊本。

㉑《顾千里的校勘学》，载《冷庐文藪》103—11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
㉒《中国印刷史·民国时期的雕版印书》，420—423页。

㉓胡朴庵(1879，一作1878—1947)安徽泾县人。原名有忭，韞玉(蕴玉)，字仲明，号朴庵，同盟会员。曾任《国粹学报》编辑，交通部秘书、福建省图书馆馆长暨南大学教授、上海通志馆馆长。其著作有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、《中国文字学史》、《中国训诂学史》等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

(上接第218页) 举措酷似，别后令作之以为笑。”诗云：“楚相未亡谈笑是，中郎不见典刑存。”使事切矣。谨厚者顾疑焉。朱文公在讲筵，优人王喜时于上前效其行止，进退以为戏。用事者欲赏以閤祗候。上将从之，侍郎诵言将入谏，命乃寝。是不可不禁遏也，矧假为燕笑之乐乎！（宋无名氏《爱日斋丛钞》卷二）

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，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，乃称万岁，犯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。（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）

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作者工作单位:大连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